

## 对话：刘港顺&崔灿灿

策展人：崔灿灿

艺术家：刘港顺

崔灿灿：我看到咱们聊天的这个空间，窗外投进来的光，想到美国诗人斯特兰德写过霍珀的一件作品《光在房间里面的三次跌落》，是霍珀画到最后，只有一个门和一个房间，墙的空间变化让光在房间里三次跌落，他那段描述对我来说印象蛮深的。我看你朋友圈也经常转发一些西方的观念艺术，或者大师合集。记得有一次你转了斯蒂芬·肖尔的一个摄影，他也讲到美国房子的那种光。在看这个帖子的时候，你是会对那个画面感触更深，还是对他文字的描述感触更深？

刘港顺：首先是被画面吸引，因为我接触肖尔的摄影比较早，可能十几年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拍的美国公路的一些加油站，街景、小店等，我印象挺深。后来我看他的资料，早期在安迪·沃霍尔工厂当过助手，拍摄了大量沃霍尔工作室的一些照片。

崔灿灿：其实肖尔他拍的那些，有一个很深刻的社会意识，很明确的是对美国很多城镇，乡村建筑的哪种疏离感。我觉得霍珀比较抒情，肖尔还是有克制的一面。

刘港顺：对，霍珀浪漫一点。虽然疏离，但还有一些温情的东西。肖尔好像更客观，更坚硬。

崔灿灿：你会读这些艺术家的书吗？因为我们每次见面，你都会送给我几本书。你这些书的来源是书店还是网上，你怎么找到这么多新书的？

刘港顺：淘宝、当当、卓越都有。有时候你了解一位作家，就会去订那一本书。然后那位作者书里提到另外一个艺术家或者另外一个人，有兴趣就又顺藤摸瓜的去找另一个人的东西，这样勾起来的。

崔灿灿：这跟你开过书店有关系吗？

刘港顺：有关系，它是一种直觉。我那个时候开书店，每周都要上新书，要源源不断，所以对这方面的信息比较敏感。我现在也延续了过去的那种习惯，基本上每天都要花一两个小时看看书。黄山谷说：“一日不读书，俗气逼人”。看书是放下你的工作，放下每天微信里的部分负面信息，清净一下，像打坐一样。它有清新的感觉。阅读不仅是与古交流，也与当下交融。通过历史对应现在，它会形成一种比较开阔的视野，形成一种互动，让你总有一种好奇心和新鲜感。

崔灿灿：我记得春节的时候，你说你去了山西旅行。好像你这几年春节都在旅行？

刘港顺：嗯。我们朋友有一个巡山群，平常十天半月就会去北京周边自驾，爬山玩水、逛逛庙，完全是一种放松身心。

崔灿灿：我前段时间在一个艺术家工作室，正好聊到霍珀，看到一本他的画册。它介绍了一段我以前不太了解的历史，说霍珀的很多作品完成于他的两次美国旅行。大量的画是旅行中的见闻，穿越美国的东西海岸，往美国的南部去。你的作品好像很少跟旅行中的见闻有关系。比如展览里有一张画，写着：“下着雨 飘着雪 画着画”。好像你的描述要么是阅读经典的艺术史，要么是和你的生活有关。你很少去描述那种宏大的见闻，为什么？

刘港顺：可能与每个人自身性格有关，也受本雅明的影响。因为本雅明是通过微观，通过细节、通过一些开小差的东西去发现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宇宙。我可能不是一个实用型的人，读了书马上要用于作品或者怎么着。我喜欢把它内化，结合自身的情绪、感受，搅和在一起，可能去传达的时候也不一定准确。

崔灿灿：我发现其实你的这种视野和资料非常特殊，你画了很多我知道名字或者我已经忘了名字的当代艺术家。其实在中国，很多艺术家都在谈论当代艺术，大家都知道博伊斯、安迪·沃霍尔。可是在这几个人之外，整个二十世纪还有非常多的观念艺术家。在你那里，我还能看到蛮多的、蛮细的。

刘港顺：我不仅仅关注所谓的杜尚，博伊斯、他们都太经典了。我觉得当代艺术实际上是一个生态，它有很多的边角余料，丰富了这样一个生态系统，还挺有意思。正因为有这些边角余料，所以他形成了一种共振，这样一个时代的关系就烘托出来了。所以我关注地上的，也有地下的，边缘的、或者周边的。

崔灿灿：那在题材上，比如对经典题材的处理，我发现艺术史上有一个传统，恰恰是你不喜欢的，经典式的叙事。比如提到杜尚一定会挑最出名修改的《蒙娜丽莎》，因为代表更广泛的受众。比如说有非常多的艺术家，他们在反抗经典的时候总是挑名作，对吧。因为只有名作才能构成阅读上的通畅，或者说它才更像权威。那么为什么你的作品里面，我似乎看不到对权威的挑衅。还是你跟他们的出发点或立场是不一样的？

刘港顺：举一个例子：约翰·凯奇听音乐会，大家都可能会去注意一个音乐会的旋律和节奏，而凯奇则会开小差的去注意一个吹小号的人在演奏的间歇在清理他的唾沫。我们有时候进入一个系统，容易世故化、人之初心还是挺重要的。乔伊斯写《尤利西斯》，不知道怎么结尾，他就在街头瞎晃，听见街角几个大妈在八卦“真的……真的……”他就回去写了结尾：“真的……真的……”

崔灿灿：听你刚才描述这段的时候，脑子里面会有联想，是我们经常遭遇的一个问题，尤其我做策展人，相对读书和文本阅读的经验比较多，所以我们看一张画会跟艺术家有分歧，这个分歧是文本阅读和感知阅读的分歧。在以前一说到批评，大家就说哎呀这些人不懂画，只懂理论。其实文本和感知之间有很冲突的地方，因为文本很容易塑造你的一种阅读方法。你刚才讲到约翰·凯奇，我想一个古典乐评论家面对这段音乐，他可能是引经据典——继承了什么，革新了什么、变化了什么。很难注意到一个小号手在擦唾沫这样一件事。你说他是开小差，因为文本必须完成一个逻辑阅读。我们说《尤利西斯》结尾的描述，他用“真的……真的……”理论家会给他这几个词找到一个更大的意义，一个情境。那这个时候，你有大量的阅读和文本，怎么保持这种直观的一个感受？

刘港顺：直觉。直觉这个东西每个人身上都有。实际上我的工作或阅读都还偏理性，但我还是强调直觉。至于有时候理论家的理性和艺术家的直觉发生冲突，也没问题啊，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可能有些艺术家把自己裹得太紧，强调绝对，我一直不是这样的。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或者公共话语，别人去怎么说，或者别人怎么误读、它都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崔灿灿：我们回到你的作品，那你觉得使用材料和误读这两件事上有点相关，但又不一样，对吧？我们看到使用的一个图像，既可以把它当材料，也可以直接来误读它，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手法。

刘港顺：它又是一个悖论。

崔灿灿：为什么？

刘港顺：实际上在当代艺术系统，很多东西有太多的意义或者太多的盘根错节，很难说清楚。

崔灿灿：我们换一种方式描述。我这几年写文章的方法有转变，以前在中国有一个习惯，描述艺术家创作的时候尽量强调他的原创性，似乎他是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一个人。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反抗，对立、创新是第一位的。但是后来我们看很多西方人的写作。比如说我们经常聊到这个事情，博伊斯在他最后的日记里评价杜尚，他说：“可以绕行，不可否认”。他一辈子努力的在跟杜尚那种美式的东西做对抗，但是最后他还是落脚于一个脉络。比如我们在西方经常能看到，西方的当代艺术我们既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核心与变革的历史，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回应和延续的历史。那么在你这里，其实回应和延续的历史很强烈。我们能看到不仅是你的作品，包括你作品里面的对象，以及对象之间不断的去回应的关系，你怎么看待？

刘港顺：一种碎片式的关系吧。

崔灿灿：那你在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按你刚才的描述，我的判断是你不会按谱系去读这些东西。比如今天读到肖尔，可能就有一个和肖尔有关的作品，明天读到包豪斯可能就有包豪斯的体系。你不太会思考你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吗？

刘港顺：也思考，但关系没那么紧密，相应的跳跃性比较大，有时候也是一种断章取义。

崔灿灿：比如说到断章取义，我今天看到朋友圈转发你那个采访视频，里面有一个点我记得很清楚，你说很多艺术家都画圆，但你在圆的上面画了一排小小的碎片，你觉得可能是有意思的地方。当你看到这样一个原始图像，你在上面做的这些“有意思”来源于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刘港顺：它是一种游戏之作，有点画龙点睛、又有些率真。很多小的趣味是一种调节，但我的工作精神还是达达和激浪派的。

崔灿灿：我记得从上次你个展的时候，当时看“午夜出版社”，你画面里面使用的元素还蛮多的，你会用很多屏障，你在很多图像上面会叠加圆，竖条、或者某种第二层空间。这些空间的想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双重空间的出现？或者给了一个历史的距离感。

刘港顺：一种距离感，让它叠加，让它有间离或蒙太奇的效果。实际上硬边或者条纹，这些内容都是艺术史的一个公器。

崔灿灿：我想回到我们做的上一个展览《所有》，我们把它分成了三部分。其实里面有几个问题当时没有去细化和触及到。比如我发现你在画面里写了许多字，在西方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字体，在中国叫书法。东方有一套处理它的方法，每个人写字的风格不一样，产生了书法系统。如果我们以书法作为假定，我在你画面里看到了河原温的字体，看到了克里斯托弗·伍尔的字体。西方是一个字体系统。你怎么看这种关系？

刘港顺：中国书法带有作者的情感，也附加了作者的情绪和风格。我这个就是简单的黑体字，横平竖直、中性冷漠。可能有些情绪在画面的语境里，但我是把它当绘画看的。包括原来做的那些尺寸作品，都是绘画的一部分。

崔灿灿：我前段时间在泰特美术馆看到一个展览，展出了几个文字艺术家。但这几个文字艺术家和中国我们所理解的文字形式的艺术家不一样，他们在探讨观念艺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从图像到形式，然后再到阅读和文本，最后如何构成文化观念。因为当我们看到那个字的时候，其实是意义和视觉双重的东西在向你涌来。我们看到你的一张画，你写《最近没画画》或者《干脆别画》。包括你写了很多标语式的，或者说格言式的。其实观众在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形式和文字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是观念艺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记得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大家就开始去理解标题和画之间的趣味，比如马格利特可能没有用文字，但是他在名字上标出来：“这不是一个烟斗”。之后关于这“是”和“不是”一个烟斗的，一种辩论式的观念开始出现。你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有兴趣？因为情绪可以用图像达成，也可以用文字达成，那你为什么会选用文字？

刘港顺：有时候用文字更直接，大白话、它不需要赋予一个图像，很直给。也有图像和文字结合的作品，有时候是就事论事，有时候是指东打西。

崔灿灿：比如说这些文字，我们以设计的逻辑来：字号，大小、颜色、背景等，你会有那些考量？

刘港顺：字体大小，上下、偏左还是偏右，用什么颜色等等……都有考量，但又不能有过多设计的介入。

崔灿灿：比如《下着雨 飘着雪 画着画》这一张。

刘港顺：我当时准备把它写成黑体，就勾了一个轮廓，颤颤悠悠的。我一直是先写周边然后填满。有时候在工作过程中不画草图，去试探它的可能性，战战兢兢的去勾勒。如何切这个形，如何让一束光进来。在工作过程中把情绪和气息带进去，产生一些莫名带来的惊喜感。

崔灿灿：你写的关于尺寸的，或者背景偏平面化的，可能它是围绕文字进行的一个展开。但你也有一些作品后面有很明确的场景，在场景上写一句话。咱们刚才提到的霍珀的场景，我记得写的是“金钱不眠”。你是先有这四个字，还是先有这样一个场景？霍珀的那张画叫什么？

刘港顺：《夜鹰》。

崔灿灿：对，我记得是画了美国的一个清冷的街角，晚上这些人在酒吧里面喝酒，但彼此又没有关系。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

刘港顺：我是把人去掉了。

崔灿灿：图也缩小了，我有印象。

刘港顺：颜色也改变了，用色块把现实的东西分离了。《金钱不眠》在我的印象中是文字和图像同时到达。我之前在想“金钱不睡觉”但从修辞的意义上“不眠”比“不睡觉”更好。

崔灿灿：我记得在顺德，我们做的展览里有这张画。当时展览的主题是《愿你的生活甜如蜜》。我里面就提到现代社会有一个典型的标志，就是夜生活。我看你有件作品描述的那种宋庄孤寂的工作室啦，我就没办法忍受。如果让我住在那儿，我就会觉得特别孤独，晚上打开窗户就是一片黑。我就特别喜欢住在城市，因为城市里面灯红酒绿。

刘港顺：还有万家灯火。

崔灿灿：除了万家灯火的温馨之外，还有无休无止的欲望，整个城市的欲望在夜晚上空飘着。你那张画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符合展览主题。我知道你画的是一张霍珀的画，但我总在脑海中联想的是波普那个形式。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你用了简洁提纯的平面化手法，第二是我会想到美式绘画的缘起和它的高潮。因为我们对霍珀的评论是：霍珀是第一个画出关于美国人精神肖像和美国景观的画家。直到安迪·沃霍尔被非常强烈的落实为欧洲人最厌恶的一个有消费，有金钱、有欲望的流行文化的景观。那你在做这些作品，使用这些流派或者语言的时候，你会关心背后的意识形态或者其它的东西吗？

刘港顺：关心，但不强烈。它背后的历史，我转换的时候，会把它波普化，表面化。有些沉重的或者消费的，把它戏谑化。

崔灿灿：你说的表面化这个词还挺有意思。其实你大量的作品是把一个东西从土壤里薅出来，对吧？不能说它是一个标准，但至少你在画的时候，并没有把它背后的那种现实诉求，意识形态斗争这些东西作为一个首要选择。我又想起来《午夜出版社》，当时我写你的文章的时候，提到罗兰·巴特关于“零度写作”的一个概念。其实我发现你受后现代哲学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无论你的阅读，还是当年你开的“后人类书店”，你使用的工作方法，都很后现代。因为现代主义一定会强调它的本质，一个东西不能徒有其表，背后一定还有深刻的洞见和本质，它才是成立的。甚至在古典艺术里，“形而上”是第一诉求，一定有比“人”更高的东西要去追求。

刘港顺：后现代和当代艺术是最亲近的，我一直是在后现代这个系统里面去工作。

崔灿灿：那你会担心原创的问题吗？

刘港顺：我不担心。在 21 世纪的今天，提 " 原创 " 这个概念挺 low 的。我不是贬义，实际上在信息量这么大的一个当代社会，很多东西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都理不清，谁都说不清。非要去把所谓的的东西方割裂，我觉得挺可悲的。当代艺术它首先是人，然后是文明、文化这些东西。哎，说得有点跑题了。

崔灿灿：没事儿，跑题就像你说的开小差一样，挺符合你的表述方式。我就在想，你的表达像丛林一样。我进到你的展览，它是来自于几十个流派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工作被汇集到一个地方。就像你刚才讲的，今天是一个信息量特别繁杂的世界，你面对时选取什么，其实是我们都要做的第二种选择。这个世界拥有无限的信息，但每个人拥有的信息是有限的。

刘港顺：所以选择和判断很重要。

崔灿灿：那你的选择和判断是什么？

刘港顺：每个人都会带着他的偏见去做选择和判断。作为一个个体没毛病，但在公共系统又是另外一回事。这种关系可轻可重，永远有 20 % 的人不喜欢你，但又有另一部分人认同你。一方面要反思提醒自己，另一方面还是要没有包袱的工作，慢慢地往前走。

崔灿灿：那我们回到刚才关于文字的话题。我在想可能某一方面我们的工作有相似的地方。我们要斟酌一个文字的精准语境和它表达的状态。比如我写作的时候经常有一个习惯，可能属于才华有限。我发现一个词好像用多了，我就会马上上网搜一下同义词，迅速找到一个相似但更精准的词。但我有时候又会有焦灼。小时候读奥威尔，他说 " 写作六法则 "。他有一个观点，说你尽量使用一些不要晦涩的词，大家都能听得懂。你看我写的东西其实相对是好读的，我特别怕写一篇前言别人读不懂，一定要找到一个口感上的精准。可能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是情绪和感知的精准。

那你看这次选的展览主题《已经》，包括你刚才讲到 " 金钱不睡觉 " 不如 " 金钱不眠 "。你也会使用对仗，有的地方是一个词，有的地方像诗一样的一句话。那在文本层面或者说在文字的原意层面，你更多的考虑是什么？

刘港顺：不用大词，通俗易懂。简单的句子箴言化，因为你要直指人心。

崔灿灿：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文字结构，现在谈图像的结构。在你的作品里面建筑图像结构要比那种自然的结构要多。

刘港顺：我更多的是用一种内化的精神维度把建筑或模型当一个借口来用。

崔灿灿：那我们回到刚才说的《所有》，我当时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巴塞利茨做过一个个展的名字就叫《所有》，它是一个表现主义对精神的抵达。但是我们那个 " 所有 " 的感受是偏广阔世界无限信息的 " 所有 "。到这次你把它定义为 " 已经 "，像是已经发生，或者像你说的，它是个副词、没有太多的情感。不管是《所有》还是《已经》，展览做完后，你除了获得肯

定之外，有困境吗？因为我记得中间有一段，你没怎么动笔？

刘港顺：有困境，我也经常在自己的工作中去遭遇这种瓶颈。所以这几年有时候出去走一走，我对老是重复的工作没太大兴趣，所以这个过程挺难受。

崔灿灿：这个难受指的是缺乏冲动，还是缺乏一种强烈的需要？

刘港顺：还是一种需要吧。当你有奋不顾身的需要的时候，你的技术、手段和思考都会去匹配你的需要。

崔灿灿：所以你这几年做的作品，它的需要是什么呢？

刘港顺：我的工作跟我的生活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些年，我不需要把工作和生活切成一个分水岭，它们是一体的。

崔灿灿：结合你刚才说的，这次展览有三件作品是描述你的家庭——你、太太和女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作？

刘港顺：就是突发奇想，之间也过滤了两三年，这三件“生日”不是同一年画的。有意思没意思的每一天，我可能也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去呈现。

崔灿灿：我发现你的工作是碎片式的，它是一个散点的结构。我们能在你的展览里看到非常丰富而又广阔的艺术史线索，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绝大多数你用的艺术家，比如说霍珀终其一生都在画他那个电影式的美国。莫兰迪一生的题材就三种：花，静物和风景。特别是你用到极简主义艺术家，他们终其一生，一两个类型，然后把它统一化。

刘港顺：后现代文化可能比一个艺术家的个体更开阔，更鲜活。艺术家有两种：一个是纵向，一个是横向。可能是性格使然，我喜欢那种更多的不一样，才能带来另一种刺激。

崔灿灿：所以你这种方式也挺后现代的。但是看到很多极简主义艺术家的时候，他们身上还是有一种古典精神。那是一种意志力，对一种东西的反复。一个后现代的人，就像你说的一样，他不会去追求一种好，会觉得我有一种好了，为什么不把它继续做下去，还要去找那些不好的再去试呢？

那我们回到你的生活。我第一次去你工作室的时候，你在即将拆迁的一条路，一个小院子里面。之后你搬到了现在的住所。你画了那么多关于空间的作品，居住环境和空间会对你产生影响吗？

刘港顺：有，工作和生活习惯的影响。一个新的工作室要慢慢养，顺顺气。因为我也不是一个搬家很频繁的人，有一个调整期。

崔灿灿：你在北京二十多年，生活状态稳定吗？

刘港顺：还算稳定，就是小桥流水。

崔灿灿：你觉得自己算是待在一个很独立形态的生活中吗？

刘港顺：你原来那个文章描述得还挺逗，你描述的是荷尔德林在德国一个小镇高塔看日月星辰。我这么多年生活在宋庄，这个感觉还是挺强的，虽然你把它浪漫化了。我自己的世界维度还算丰富，通过阅读和做当代艺术的种种。虽然没有太多的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但还是暗流涌动，产生另一种层面的交流。

崔灿灿：我当时形容的是人在高塔之上和日月星辰的独自关系。因为你在高塔之上，就只存在一个历史的维度，或者更广阔的时间维度。它不是现实的一个侧面，所以我用了高塔做比喻。但是很多属于一个独立系统的人容易有一种副作用——孤僻、甚至偏执。我跟你打交道的时候，你是很谦逊的。

刘港顺：傲慢肯定是要去掉的。一个人你再牛掰，一定要保持谦逊。有敬畏之心，这是做人的根本。多年的生活经历让我学会了变通，这样不会感觉活得太累。

崔灿灿：我记得前段时间，你说你做展览会紧张，为什么呢？

刘港顺：这个是惯性。就像戈达尔说的：“我喜欢很多人的地方很少人”。人一多他也紧张。好多年前看过一则逸事：莫兰迪每出去看一个展览回来，不管是好是坏，他都一个星期平静不下来，不能工作。我就感觉和他挺有共鸣，真是这样。

崔灿灿：我记得小汉斯说过一段话，大体的意思跟你的倾向很像：“连接固然美好，独处才会升华”。但是我会觉得有时候交往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快乐。你看安迪·沃霍尔，他真的是一个社交动物，他像一个反光体一样。但是你不会觉得一个后现代的人就应该活在浮光掠影的这个时空里吗？

刘港顺：还是因人而异吧！

崔灿灿：那阅读算你一种交往？

刘港顺：嗯，它是一种很良善，很平等、很民主的方式。

崔灿灿：你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满意吗？

刘港顺：我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还算平和。

崔灿灿：你最近有过沮丧吗？

刘港顺：沮丧是一种常态。但我掌握了它的规律之后，就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去克服。我这么多年的习惯是一起床就把音乐打开，那种感觉，一下阳光就进来了。艺术家都会焦虑，这跟年龄没关系。人非草木嘛！是肉身，心理和身体状态都有起伏。能工作和生活也是一种慰藉，活在当下吧。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5IAoka9FnfWTGkcvzxCqtg>